

# 楚辞的叙述视角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楚辞以第一人称方式展开叙述, 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叙述视角, 使得主人公、叙述者、作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作为作家文学, 楚辞作者明确的身份、人生遭遇、历史处境, 为我们提供了分辨作者、叙述者、人物视角的可能, 展现了楚辞创作中直接的自身故事的叙述方式的特点, 从而实现了一个话语向另一个话语的转换, 一个时间向另一个时间的过渡。

**关键词:** 楚辞; 叙述视角; 自身故事; 叙述声音; 拟骚作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5) 01-0134-09

楚辞的艺术表现方式, 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 但尚难见到叙述视角的专门探究。我们发现屈原、宋玉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的, 这在汉人拟骚作品中也形成一个传统。这种叙述无论是在交代身世遭遇、人生经历, 抒写思想情感, 甚至设计人物角色中都普遍存在。

这些诗中多用了“朕”“余”“吾”一类的人称代词, 都表现出了一种直接面对的诉说, 显示了一种真切与亲近。不过, 这种第一人称叙述的诗歌在《诗经》中早就存在, 但是, 《诗经》的时代, “作者不名”, “盖当时只有诗, 无诗人”。<sup>①</sup> 我们无从辨别其中是作者的叙述, 还是“代言”的声音, 自然也难以分析其中的叙述视角。但是, 到了屈、宋时代, 楚辞作家的身份明确了, 他们的身世遭遇、时代, 我们都确定。因此, 在楚辞作品中探讨诗人的视角, 分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角色的声音成为可能。有利于理解楚辞作品的艺术设计, 避免解读的简单化。<sup>②</sup> 虽然古人早已注意到楚辞中的“代言”现象,<sup>③</sup> 蒋寅先生也从文化心理角度给予过高度评价。<sup>④</sup> 其实, 他们所说也就是楚辞创作中的叙述视角问题, 只是还没有具体全面进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作家,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的又一种新的开创。

## 一、第一人称叙述与视角

楚辞作品中普遍地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 但是, 仔细分析, 又发现虽是同一作者的作品, 这些第一人称“我”却代表着种种不同的身份, 与作者的“我”更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先看《天问》中的例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8BZW027)。

作者简介: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先秦两汉文学。

① 劳孝舆《春秋诗话》,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43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页。

② 曾有学者将《离骚》中卜筮的情节设计, 看做是作者的行为, 而判定作者为巫官。

③ 《文选·九辩》六臣注吕向说“玉, 屈原弟子, 惜其师忠信见放, 故作此辞以辩之, 皆代原之意”《文选》, 首尔: 韩国源泉出版社, 1996年, 第806页。

④ 蒋寅《角色诗综论》, 《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会鼃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吾告堵敖以不长。<sup>①</sup>

按照王逸《天问》序的说法“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懣，舒泻愁思。”<sup>②</sup>《天问》自应是屈原“呵而问之”，所以在“吾告堵敖以不长”下，王逸注说“屈原放时，语堵敖曰”，则其中的“吾”指屈原，也就意味着《天问》的叙述，是站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在发问。但是，“会鼃争盟”中“何践吾期”，显然代指的周武王伐殷纣的日期，则“吾”字自非诗人屈原，而是代指诗中人物周武王，因而使用的是武王的口吻，叙述的视角是诗中人物的视角。而在“悟过更改”一节中，王逸说：“言吴与楚相伐，至于阖廬之时，吴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言大胜我也。”则此处“余”代指昭王时代的楚国，自非是屈原时代的楚国，只是诗人借古以谕今，所以洪兴祖说“怀王与秦战，为秦所败，亡其六郡，入秦不返。故屈原征荆勋作师、吴光争国之事讽之。”<sup>③</sup>既是以古事讽之，“余”也当是诗中设计的古人的声音。“我又何言？”似乎就是诗人直接站出来发表的评论，则“何践吾期”，“久余是胜”，只能推测是诗人采用的古事传说中的引语，用人物自己的声音说话，竭力使读者相信说话的是周武王，或是“吴光争国”时的楚人。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天问》这种叙述视角的设计是诗人的艺术表现方式，还可以引用闻一多先生关于“吾告堵敖以不长”的一段校语：

案“吾”疑当为语，字之误也。堵敖，楚文王子熊羆也。堵敖弟熊恹，弑堵敖自立，是为成王。成王八年，子文为令尹。疑此及下“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二句，仍问子文事，言子文语告杜敖如此也，今本作“吾”，则是作者自告堵敖。本篇虽非必屈原所作，然所问人事至春秋而止，是作者至早亦当为战国初人，安得与春秋初叶之堵敖相对论事哉？<sup>④</sup>

闻先生考证史实，屈原不可能与春秋时的熊羆相对论事，疑“吾”字为误。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天问》的作者，设计的这个“吾”，是诗中的叙述视角，代表的是那个能够与堵敖相对论事的人物的声音，虽然，它可能包含了叙述者，甚至作者的声音，但是，却不必认定“吾”就是屈原，因为他在诗中出现的“吾”。读《九歌》，这样的叙述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视点：

暭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东君》）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山鬼》）

其他如《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大司命》“何寿夭兮在予”，《少司命》“芳菲菲兮袭予”，《国殇》“凌余阵兮躐余行”，这些诗中的第一人称“吾”“余”“我”“予”，自然不可能是诗作者本人，都是各位神灵的代称，描写的也是这些神灵的出行，或者他们的心情。总之，这些第一人称都是代表诗中神灵的角色，借助他们的眼光在看世界，云中君才能“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大司命才能“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看到湘君为湘夫人构建出华美神奇的居室“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才知道河伯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居住在“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sup>⑤</sup>更重要的是才得以窥见他们自由内心的情感，如湘君久盼不见的哀怨：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sup>⑥</sup>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7、118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页。

④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411页。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69、66-67、77页。

⑥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2页。

山鬼由彷徨到疑惑，以至绝望的心境：

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思公子兮徒离忧。<sup>①</sup>

还有战死沙场的国殇勇武刚毅的精神：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怨。<sup>②</sup>

这或许是《九歌》作为楚国的祭神乐歌，诗中的第一人称，是巫在代替神灵演唱，表现了神灵的生活世界和内心的隐秘，体现了叙述者的视角与人物视角的统一。它叙述的声音看似巫在诉说，其实是神灵在诉说。正因如此，即或王逸等人推测诗人的创作动机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sup>③</sup>，站在叙述视角的立场上，作者的创作动机未必就等于是叙述的声音。

楚辞中的有些作品，叙述者的声音可能就是作者的声音，我们看《离骚》《九章》叙述的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世遭遇和经历。前引《离骚》首八句，不管“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学术界有多少种解读，但是，将它视为屈原的自述出生年月日期，确是毫无疑问的。没有这一点共识，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都没有了意义。不管《哀郢》的创作是不是在顷襄二十一年<sup>④</sup>，但肯定“甲之鼂吾以行”是描述屈原放逐启行，“遵江夏”“出国门”“上洞庭”至“陵阳”，时间、地域皆据以为考。“陶陶孟夏”以写时节，“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成了诗人自沉汨罗的宣言，所以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为“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沉】汨罗以死”。<sup>⑤</sup>虽然，还是由叙述者说出。

但是，同样是屈原诗中的“我”，就不一定是作者，也不是叙述者，而是在叙说诗的世界中的一个人物。叙述的是人物在诗的世界中的活动与声音。我们看《离骚》中的描述：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驰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阖而望予。<sup>⑥</sup>

按照《离骚》的叙述，是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就重华而陈辞”。如果用历史的考证，传说中的“重华”和战国时代的屈原又怎么能够“陈辞”呢？正因为这样，人物才能“令羲和”、“令帝阍”、听“雷师告未具”，才能朝发苍梧，夕至悬圃，在咸池饮水，在扶桑“总辔”。包括“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娥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一直到“历吉日”升天远行，都是讲主人公的故事。但是，因了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与主人公又似乎同为一入。特别是面对女媭的责难，“余”要“依前圣以节中”，所以选择“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上下求索不得，又“命灵氛为余占之”，进而又祭祷，巫咸代神，“告余以吉占”，都是主人公自身在活动。叙述者似乎慢慢退出，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读者直接交流，直接的倾诉，使读者与诗中人物一起活动，一起思考，一起求索，一起经历深入到人物面对的困境，内心的冲突，内心的矛盾，内心的选择。这种叙述方式的真切，正是屈原诗歌的成功应用。

不仅如此，诗中叙述随着“我”的角色转换，展现了一种新的时空结构，成为人物活动追求的一种新的领域。因为“旧乡”，主人公的遭遇是“国无人莫我知”，“既莫足与为美政”，已经是“吾独穷困乎此时”，“阼余身而危死兮”，所以才“就重华而陈辞”，“上下求索”，去求征远古圣人，叩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页。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

④ 汪瑗《楚辞集解》题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1-172页。

⑤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80、2490页。

⑥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29页。

访帝阍，知遇佚女。这表现的是主人公对“旧乡”处境的挣扎，苦闷，甚至否定，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九章》也有相似构思。《惜诵》同样描述过现实挣扎的处境：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  
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咍。

……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sup>①</sup>

忠而遇罚，陈志无路，于是才寻绎了“昔余梦登天”的追求，在“梦”中使“厉神”占之。这里的主人公与叙述者也同为一入，否则“梦”境登天，使厉神占之，抒情主人公是叙述者也难以进入的活动时空。诗人创设两个时空，正是现实困境与理想世界的差异，抒情主人公在挣扎中的向往。又《涉江》：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sup>②</sup>

“世溷浊”，于是“吾高驰”，进入与“重华”同游的境界，而进入“天”，得与“重华”相游的“吾”“余”，只能是描写的人物的活动，《远游》把这种转换说得更明白：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sup>③</sup>

这就是对于世俗现实境界的否定，才会进入另一个时空，得与王乔娱戏，仍羽人于丹丘，最后“览方外之荒忽”，再“召黔羸而得见兮，为余先乎平路”。<sup>④</sup> 第一人称的“余”，当然也是叙述诗中人物，所游的世界，也是一个与“时俗”相对立的一个新的境界。

## 二、汉人骚体作品中的“代言”

前面已经讨论过《九歌》中的代言，学术界还对拟骚作品中的代言有所关注。清人张云璈曾经论及《九辩》说：

《九辩》序既云述其志，则篇中自属代屈之辞。文为宋文，语为屈语，有何不可？<sup>⑤</sup>

按这个说法，《九辩》虽是宋玉的作品，说的却是屈原的话，这在汉人拟骚作品中是普遍的现象。我们看他们叙述的身世：

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sup>⑥</sup>

这是《七谏》开头的两句，以“平”自称，用的就是屈原的口吻。又刘向《九叹》的叙述：

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婵连……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sup>⑦</sup>

这里的宗祖、名字皆可见于《离骚》自叙。我们再看汉代骚体作家叙述的遭遇：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sup>⑧</sup>

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sup>⑨</sup>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124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129页。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页。

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4页。

⑤ 张云璈《选学胶言》，《丛书集成续编》第21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公司，1989年，第501页。

⑥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页。

⑦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2、286页。

⑧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7页。

⑨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2页。

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sup>①</sup>  
 心懔懔其不我与兮，躬速速其不吾亲。辞灵修而陨志兮，吟泽畔之江滨。<sup>②</sup>  
 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延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sup>③</sup>  
 悲兮愁，哀兮忧。天生我兮当暗时，被谗譖兮虚获尤。<sup>④</sup>  
 令尹兮警警，群司兮讙讙。哀哉兮漉漉，上下兮同流。<sup>⑤</sup>

《惜誓》的作者，王逸云不知谁作，如按“或曰贾谊”，其死时仅33岁，何得言“年老而日衰”？严忌所言“灵皇不寤知”，自是借屈原口吻说话。至于《七谏》“赴湘沅之流澌”，“怀沙砾而自沉”，《九叹》所云“吟泽畔之江滨”，“九年之中不吾反”，“赴汨罗之长流”，皆非东方朔、刘向遭遇。《九思》言“天生我兮当暗时，被谗譖兮虚获尤”，在王逸生平也不见遭“谗譖”、“获尤”的记载，又以“令尹”楚国执政官职名，更非王逸时代职官之称。可见这些描写叙述，都是用屈原的语气叙述人生行事。

正因为汉人拟骚作品是用屈原的口吻说话，所以诗中大量使用屈原诗句，或有的改换个别字词，当是更逼真地展现抒情主人公自己的情感、心事。比如，我们读《七谏·怨世》：

年既已过太半兮，然培轲而留滞。欲高飞而远集兮，恐离罔而灭败。  
 独冤抑而无极兮，伤精神而寿夭。皇天既不纯命兮，余生终无所依。  
 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sup>⑥</sup>

这显然是屈原的口吻，说的是屈原的遭遇和心事。其中“欲高飞而远集”两句，就用的是《惜诵》的诗句，“皇天既不纯命兮”又可与《哀郢》相参。其他例子还不少：

固时俗之工巧兮。(《离骚》)  
 何时俗之工巧兮。(《九辩》)  
 固时俗之工巧兮。(《七谏·谬谏》)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离骚》)  
 虽体解其不变兮。(《哀时命》)  
 哀朕时之不当。(《离骚》)  
 悼余生之不时兮。(《九辩》)  
 哀余生之不当兮。(《九叹·愍命》)  
 聊假日以愉乐。(《离骚》)  
 聊假日兮相佯。(《九怀·危俊》)  
 聊假日以须臾兮。(《九叹·远游》)  
 魂茕茕而至曙。(《远游》)  
 魂茕茕兮不遑寐。(《九思·逢尤》)  
 情沈抑而不达兮。(《九章·惜诵》)  
 情沈抑而不扬。(《七谏·谬谏》)  
 志沈抑而不扬。(《哀时命》)  
 思沈抑而不扬。(《九叹·怨思》)

从叙述的视角看，这些叙述都用第一人称，以“屈原”的口吻说话，说的又是屈原的行事与情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2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2-283页。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7页。  
 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4页。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6页。  
 ⑥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6-247页。

怀，还沿用屈原诗句，似乎是诗中的人物自己在说话。可是，我们又不时看到叙述者自己站出来评述：

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sup>①</sup>

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运余兮念兹，心内兮怀伤。望淮兮沛沛，滨流兮则逝。<sup>②</sup>

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声嗷嗷以寂寥兮，顾仆夫之憔悴。拨谄谀而匡邪兮，切澶澶之流俗。荡漉漉之奸咎兮，夷蠢蠢之溷浊。<sup>③</sup>

不仅如此，在这些作品中似乎还不时听到作者的声音。我们看《七谏》，既以“平生于国兮”，自述屈原行事，可是，面对妒贤，又写道：

众并谐以妒贤兮，孤圣特而易伤。

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sup>④</sup>

在《谬谏》中又说：

夫方圜之异形兮，势不可以相错。列子隐身而穷处兮，世莫可以寄托。

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讫。<sup>⑤</sup>

这些是屈原作品中从未有过的思想和选择，哪怕是《渔父》中，渔父劝其“与世推移”，也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从无托身岩穴隐退之想。所以在“念三年之积思兮，愿一见而陈词”下，洪兴祖《楚辞补注》说：

糜信以为屈原著辞，见放九年。今东方朔《谬谏》之章云：三年积思愿一见。愚谓此言朔自为也。案《汉书·朔传》亦郁邑于不登用，故因名此章为《谬谏》。<sup>⑥</sup>

我们又看严忌《哀时命》：

时猷猷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聊窜端而匿迹兮，嗅寂寞而无声。<sup>⑦</sup>

这里的“隐伏而远身”，“嗅寂寞而无声”，都与屈原上下求索、发愤抒情不同。末尾又说“愿壹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更与屈原“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同。尽管放逐，《涉江》中说的是“吾不以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从不见有担忧“不终乎永年”的恐惧。到刘向的《九叹·愍命》对比“昔”时的“登能而亮贤”，于是对“今反表以为里，颠裳以为衣”进行了抨击，进而说道：

藏璿石于金匱兮，捐赤瑾于中庭。韩信蒙于介冑兮，行夫将而攻城。<sup>⑧</sup>

这里“藏璿石”“捐赤瑾”，言不能识别玉与石，又言不用韩信率军，而以行夫攻城，皆言不别贤愚，不分善恶。但韩信已是楚汉军中名将，更非屈原可能述说。又《思古》说：

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

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绝《洪范》之辟纪。<sup>⑨</sup>

这里兴《离骚》自然是屈原，又以“余”叙述，自然指代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屈原。屈原《离骚》有“冀灵修之壹悟”的愿望，但是否有批评楚王“绝《洪范》之辟纪”的话语，则未见于屈原的诗歌。按王逸所言“言君施行，背三皇五帝之常典，绝去《洪范》之法纪，任意妄为，故失道也。”<sup>⑩</sup>而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266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4页。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5-296页。

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0页。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6页。

⑥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6页。

⑦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6页。

⑧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4页。

⑨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7页。

⑩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7页。

刘向本人却十分推崇《洪范》，并有明确的政治针对倾向。《汉书·楚元王传》载：

（刘）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刘）向忠精，故为（王）凤兄弟起此论也。<sup>①</sup>

可知，刘向《九叹》虽述屈原兴《离骚》，而言《洪范》的政治思想，正是以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口吻在传达他的声音。这种现象显示了一种普遍性——“大多数作品包含了伪装过的叙述者，他们被用来讲述读者应该知道的事情，而同时看上去却在扮演自己的角色。”<sup>②</sup>正因为如此，很难简单地说拟骚作品作者只是代屈原立言，因为不只是屈原在讲话，而且还用他的口吻在说自己的话。

### 三、楚辞的叙述声音

前面我们分析了楚辞作品中的叙述方式，虽然都采用了第一人称方式，却呈现出了种种不同的叙述视角，传达出不同的叙述声音，而且表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错综交织，就是出现视点、视角的转换，也因了诗歌的跳跃，诗行的建构，缺少明显的转换信号，也自然缺少了小说、散文叙述中应有的照应、交代。这或许正是楚辞作品叙述的艺术形态。

楚辞作为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当然要抒发作者的情感，表达作者的思想。但是，楚辞抒情，总是依托在一个抒情主人公身上，总有这个抒情主人公的身世、经历、遭遇、活动构成的事件、情节。这在屈原的作品中，那个“名余曰灵均”的抒情主人公是很鲜明的。《九章》《远游》等不称名，但那个“我”似乎共同指称着一个抒情主人公，也毋庸置疑。宋玉的《九辩》，汉人的楚辞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身世遭遇就是“屈原”，这是学术界肯定的所谓“代屈原立言”的拟骚作品特点，也就是在讲“屈原”的故事。<sup>③</sup>

楚辞作品的叙述，不管是诗歌故事的叙述者，或者是诗中的人物，甚至包括隐藏的作者，都统一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就像屈原的诗歌，有的就是自身的真实的身世和经历，用叙述者的口吻说出，有的是诗中人物的活动，借助人物的视角说话，造成了叙述者、人物同为一，甚至隐藏着作者本人，当然也就传达着作者的声音，在“我”的口中说出。有的时候，故事的叙述者又直接进入故事，成了诗中的人物、事件的主体。我们读宋玉《九辩》：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积思，心烦懣兮忘食事。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sup>④</sup>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去乡离家”的人，这和诗开头所言“惊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相照应，人生坎坷寥落，是一个失志的“贫士”，原因可能是“君不知兮可奈何”，因此总希望“愿一见兮道余意”，尽管“君之心兮与余异”。这样看来这个“贫士”就是“余”。可是诗中叙述那个“去乡离家”的又是“有美一人”，一般都不会作为自称，认为应该是指他。所以王逸解为“谓怀王也”。朱熹认为“有美一人”谓屈原，<sup>⑤</sup>也有解为“贤者”或“贤士”。<sup>⑥</sup>多数学者指为屈原，所以《文选六臣注》说《九辩》“代屈原之意”，张云璈说“文为宋文，语为屈语。”如果《九辩》是“屈语”，也就是用屈原的口吻说话。诗中的“人物”就是屈原，可屈原诗中并没有“贫士失职而志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0页。

②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③ 熊良智《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王小盾主编《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页。

⑤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⑥ 王泗原《楚辞校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48页；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不平”的感慨，显然这又成了《九辩》作者自己要传达的声音。至于其中大量引用屈原诗句，不过是表达第一人称抒情主人公的情怀，也就是“屈原”这个人物的情怀。诗中说“岁忽然而道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偃攘。”这与屈原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哀朕时之不当”，或许不无相似。可是诗中这个抒情主人公，面对君门九重、关梁不通的态度是：

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

心闵怜之惨凄兮，愿一见而有明。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sup>①</sup>

屈原诗中有“远游”、上下求索的情节，只是表达的是一再追求，并未表达“去君而高翔”之意，所以“蜷局顾而不行”。而《九辩》中的抒情主人公却一再表达“见执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而远去”。所以在《九辩》这个看似“屈原”的抒情主人公身上，又总是传达着另一个声音。再从叙述视角看，“有美一人”好似叙述他人的故事，可诗中又多用“愿”“欲”“自”，又似叙述自己心事，而“性愚陋以褊浅，信未达乎从容”，又似第三者的插话。这样，讲述“有美一人”故事的叙述者又进入故事，成了所述事件的主体，所以其间又多次叙述“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表达“将去君而高翔”，“駟跳而远去”的意愿。这样，楚辞的第一人称叙述，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效果“用了直接来自故事的叙述，主人公、叙述者和面向需要教育和说服的读者大众的作者这三声音可以在该叙述中交织混在一起。”<sup>②</sup>这在我们分析过的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刘向《九叹》、王褒《九怀》，都可以看到楚辞作品中的这种第一人称叙述传达声音的特点。

楚辞是作家文学，作家明确的身份、遭遇为我们解读楚辞作品中的叙述声音提供了参照，使我们能在叙述的声音中有所分辨，以至更好地理解这些楚辞作品的艺术构思和设计。因为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常常使叙述者（包括隐藏在背后的作者）与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通过“我”的口中说出，好像成了自身故事的叙述。但它的诗意，还在“我”的叙述，不是一个单一的“我”。比如，刘向《九叹·愍命》一开始“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王逸注说“言昔我美父伯庸，体有嘉善之德，喜升进贤能，信爱仁智，以为行也。”<sup>③</sup>这似乎就认定是用“屈原”口吻说话，而诗中在抨击“今反表以为里兮，颠倒以为裳”的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又讲到“韩信蒙于介冑兮，行夫将而攻城”，谁都知道这不可能是“屈原”的话语，因此诗中“哀余生之不当兮，独蒙毒而逢尤”的慨叹，是“屈原”慨叹的“余生”，还是叙述者慨叹的“余生”呢？似乎就交织在一起了。又《九叹·忧苦》一开始说：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辞九年而不复兮，独茕茕而南行。<sup>④</sup>

熟悉屈原诗歌与身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是诗中抒情主人公屈原自己的叙述。可是，读到诗中这样的叙述，叙述视角就有些模糊了：

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于《九章》。长嘘吸以于悒兮，涕横集而成行。<sup>⑤</sup>

承接开头的“余”，这里的“叹《离骚》”可以说是抒情主人公“屈原”自己的感叹。但是，从诗句本身去解读，又似乎是叙述者的感叹。因为这两行诗是互文见义的方式，说《离骚》没有完全表达的意思，是在《九章》中完成的，这常常是第三者比较了两部作品的表达，才可能产生评价。我们又知道《九章》之名，乃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sup>⑥</sup>，而最早见于刘向这篇《九叹》，则“犹未殫于《九章》”之叹，当是作者借叙述者之口传达的声音。这样诗中人物声音与叙述者（甚至是隐含的作者）的声音也交织并存在一起。我们再读王褒《九怀·尊嘉》的叙述：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8页。

②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页。

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9页。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0页。

⑥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3页。



季春兮阳阳，列草兮成行。余悲兮兰生，委积兮纵横。  
江离兮遗捐，辛夷兮挤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  
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运余兮念兹，心内兮怀伤。<sup>①</sup>

这里显然是“余”因自己面对“江离兮遗捐，辛夷兮挤臧”的现实，联想到往古的“遭殃”，对伍胥、屈子遭遇的叙述，表达自己内心的“怀伤”，可是这个“余”在后面的诗行中，又似乎退出了，渐渐地演变成了叙述故事的主体。

望淮兮沛沛，滨流兮则逝。榜舫兮下流，东注兮礚礚。蛟龙兮导引，文鱼兮上濑。  
抽蒲兮陈坐，援芙蓉兮为盖。水跃兮余旌，继以兮微蔡。云旗兮电弩，儵忽兮容裔。  
河伯兮开门，迎余兮欢欣。顾念兮旧都，怀恨兮艰难。窃哀兮浮萍，汎淫兮无根。<sup>②</sup>

这时的“余”，当然不是那个叙述伍胥浮江、屈子沉湘的“余”了，而是由蛟龙导引、河伯相迎浮江、沉湘的人物了。于是这时“顾念兮旧都，怀恨兮艰难”，仅仅是水中沉浮的人物的声音呢，还是也交织着“运余兮念兹，心内兮怀伤”的叙述者声音呢？它仅仅是对往古的“遭殃”的联想，还是也包括着现实地面对呢？那么，刘向“哀余生之不当”，“故邦之遭殃”，是叙述的人物的人生和时代，还是他自己的时代和人生？宋玉“君之心兮与余异”，“愿一见兮道余意”，是在代替“屈原”说话，还是在说他自己的心声？以至于《离骚》中“国无人莫我知兮”，“既莫是与为美政兮”，是叙述者的声音，还是那个“睨夫旧乡”的人物的声音？

如果说屈原的诗歌，因为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叙述者和人物常常交织、转换，因而转换了现实与艺术的时空。而宋玉或汉人的楚辞作品叙述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故事，实际上是共同的人生处境的关注，激发起作者与“屈原”的情感和心理共鸣，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在“屈原”与自身的交织中，二者不断换位，突破时空的界限和人物与叙述者的界限，去展示共同的遭遇和期待。既以“屈原”作为观照的历史对象，又因为共同的人生情结，使这些追悯“屈原”的作者，在历史的追忆中，置身于其中，成为亲身经历的体验者，由叙述者转换为人物，增强了感同身受的真切，更在于揭示现实人生的共性和历史的普遍性。他们不是在诉说屈原，不是在诉说历史，而是在诉说现实，诉说他们自己。这是因为：两个“主体在‘思想’上，即在言语上已经相会，因为二者赞成同一个真理，该真理现在无须修正，仿佛可以通过通行无阻地从一个话语转向另一个话语，从一个时间（主人公的未完成的过去时）转向另一个时间（叙述者的现在时）”<sup>③</sup>。这在构思上，就“要求把主人公的经历与叙述者的往事揉在一起，使叙述者能够评说主人公的经历而不留介入的痕迹”，“采用了直接的自身故事叙述方式”。<sup>④</sup> 这就是楚辞的叙述视角给我们的一种视点。

责任编辑：焦宝

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4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4-275页。

③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④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